



鸟和人

威廉·亨利·赫德逊◎著

鸟和人都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而作者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书名，暗示出这是一个需要渊博的知识而永远写不尽的题目。



倪庆伋◎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Birds and Man
William Henry Hudson

Birds and Man
William Henry
Hudson

ISBN 978-7-222-08153-6



9 787222 081536 >

定价: 28.00元



鸟和人

Birds and Man

William Henry Hudson

威廉·亨利·赫德逊◎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鸟和人/(英)赫德逊著;倪庆伉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22-08153-6

I. ①鸟… II. ①赫… ②倪… III. 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437 号

责任编辑:王晓燕 陈 晨
装帧设计:马 滨
责任印制:洪中丽

本书根据伦敦杜克沃思出版社 1930 年版译出

书 名	鸟和人
作 者	威廉·亨利·赫德逊 著 倪庆伉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h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27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153-6
定 价	28.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赫德逊和他的散文

——《鸟和人》译者代序

《鸟和人》(1901)^① 是英国近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威廉·亨利·赫德逊(1841~1922)的代表作之一。这位生于阿根廷的鸟类学家自1809年迁居英国,从事英国鸟类的调查研究,他历年的成果集结成多部散文集发表,《鸟和人》是其中的一部。

赫德逊毕生写鸟,但他的作品并不雷同,因为他写同一种鸟时,时间和地点并不相同,或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写的是不同的鸟,犹如小说家写的同样是人,可是并不是同一个人。在赫德逊的笔下鸟的生态和故事是千姿百态的,没有两只一成不变的同类的鸟。这只能归结为作家缜密细微的观察和他的写作才能。

赫德逊写的是文学的散文而不是科学的鸟类志。他写鸟,当然要写鸟的形态,生活习性,如觅食、育雏、迁徙等等,这通常是在鸟类学的专著和科普作品中也可以读到的。赫德逊的散文与这类自然科学性的著作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是孤立

① 本书根据1915年第二版译出。

地写鸟，而首先是把鸟和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把我们带到许多风景优美的地方，如森林、海滨、郊野，使我们接触到许多如画的景色，因而我们看到的鸟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鲜活的野生鸟类，随着他的笔触我们几乎游历了英国西南部的整个地方，如索姆塞特郡、汉普郡、威尔特郡、苏莱郡、苏塞克斯郡等，例如本书中的萨维尔纳克森林就在威尔特郡，他描写那里的古老参天的山毛榉林，和在那里生息的成千上万的鴉科鸟类，在作者的笔下，使这种平时不怎么可爱的飞鸟也带上了诗情画意。这决定了赫氏散文的一个根本特点，即他往往是以审美的眼光而不仅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鸟类世界。

同样鲜明的是，在赫德逊的笔下，鸟类不仅与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能分割，同时也与它们生活的人文环境不能分割。他写鸟和人以至他们家庭相关的故事，许多飞鸟生存的教堂、墓园、旧宅等建筑物和古迹，穿插着许多咏鸟的诗歌以及有关鸟的传说、异同，使读者明显地感觉鸟和人的密切关系。本书中的许多章节，尤其是第十一章《鵝与雁》，第十三章《闲话鸚鵡》突出地体现这一特点。批评家爱德华·加尔奈特指出：赫氏作品令人神往的地方是他从不把大自然的生命跟人的生活截然分开。我们读《鸟和人》或他的任何作品都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从这两个方面看，赫德逊的散文可说本质上是游记，也是他的散文集的共同点，《鸟和人》并不例外。

与他的其他散文作品不同的一点是，在《鸟和人》中他似

乎凝注了更多的一点思辨色彩，从而涉及到自然美学的问题。他指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与过去的博物学家他们作品的不同，因为随着科学的进步，知识方面的不断扩大，博物学家应不限于收集和罗列事实，而应具有审美的眼光，因此很自然，他就要把鸟类和它们生存的环境结合起来，提高到审美的高度加以描述，以及探讨人为什么产生对花和鸟的美感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鸟的鸣声和花的色彩都引起观赏者联想到人的缘故。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意见，但他研究探讨的方向是富有启发性的。赫氏的散文向我们显示，要像他那样写鸟不仅需要鸟类学的知识，还需要文学、历史、民俗、人类学、心理学、音乐学等等方面的知识。比如他超越了鸟类学的范畴细致地分析了各种鸟类的鸣声（《柳鹳的秘密》），鸣声使人可以分辨出不同的鸟，也使鸟音具有高度的音乐性，找出它使人入迷的原因，这是一个牵涉到音乐学的问题。

鸟和人都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而作者把这两者联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书名，暗示出这是一个需要渊博的知识而永远写不尽的题目。

鸟和人的关系的另一方面则是保护鸟类而不是捕猎它们供剥制收藏以至口腹之欲或种种牟利的目的。许多珍稀鸟类的灭绝是因为人的滥捕与滥杀，这在英国是因为收藏造成的，在别的国家则还有另外的原因，如食用、装饰、服装原料，以及其他经济上的因素，作者还没有从今天的生物链的角度来分析某些鸟类的绝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后果，他着重的是环境的美

化。讨论保护珍稀鸟类的措施的一些章节使我们看到赫德逊的文体都为之一变。他成为一个热情的政论家，不止一次引用过浪漫派诗人柯尔立奇的这行诗：

美消逝了，而且一去不复返！

有评论家把赫德逊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归结为鸟类象征的大自然中美的毁灭及它的无可挽回性。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把大自然的一切过于理想化和美化了。但是不论从科学的角度抑或从美学的角度去保护自然，这都是不会错的，对这个问题重视的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素质，它不仅是科学的任务也是教育的任务。

赫德逊的散文是科普、游记、随笔文体的综合，从我的翻译经验看，他的文字不像史蒂文生、小泉八云、高尔斯华绥等散文巨匠的文字那样洗炼，但他的风格带有个人鲜明的特色，他在写《鸟和人》的时候，有时是自然史家，写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考察；有时是随笔家，写的是掌故、轶事；有时是诗人，写的是对大自然的美丽风景的描述和情不自禁的赞赏。过去有的论者以为他的文笔清新自然，好像是毫不费力地从笔下流出来的，后来的研究证明他还是反复修改的，不过越是晚期的著作，累赘多余的词句越少，是真正优美的散文，真正达到了康拉德所说的像青草的生长一样。

在英国文学史上赫德逊继怀特与杰弗里斯之后把散文中的自然题材加以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他们为代表的自然散文，堪与兰姆为代表的以个人身边琐事为题材的人情与闲

适小品，和以罗斯金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批评分庭抗礼。赫德逊作为这一流派的代表，成就与贡献最大。在他以后有爱·托马斯（1828 ~ 1917），丁·马辛汉（1888 ~ 1952），杰·杜雷尔（1925 ~ ），但他们的散文都没有达到赫德逊那么高的成就。

让我们从赫德逊的作品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和文学的无限的美，从而热爱大自然和文学。



《鸟和人》

威廉·亨利·赫德逊◎著

倪庆伉◎译

目录 / contents

- 赫德逊和他的散文——《鸟和人》译者代序 / 001
- 第一章 最佳状态下的鸟类 / 001
- 第二章 鸟和人 / 018
- 第三章 西部的寒鸦 / 031
- 第四章 萨维尔纳克森林的早晨 / 045
- 第五章 威尔士的一只林鹑 / 060
- 第六章 一只柳鹑的秘密 / 071
- 第七章 鲜花迷人的奥秘 / 082
- 第八章 索姆塞特的渡鸦 / 100
- 第九章 林 鹑 / 109
- 第十章 奇异而美丽的翘鼻麻鸭 / 119
- 第十一章 鹅与雁:欣赏与回忆 / 127
- 第十二章 达特福特鸢——如何拯救我们的珍禽 / 142
- 第十三章 闲话鸚鵡 / 158
- 第十四章 玻璃盒内好看的摆设 / 172
- 第十五章 塞尔本 / 182

第一章 最佳状态下的鸟类

许多年前，在一本回忆巴塔冈尼亚的书中，涉及鸟类眼睛的一章内，谈到了我一见鸟类标本而产生的不快之感。这不是指放在柜子抽屉内的鸟皮，可以理解，对鸟类学家这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对没有鸟类学知识但对鸟类感兴趣的人更为有用。这种不愉快是由于看到鸟皮内塞满了羊毛，让双足立起来模仿活鸟，有时还放在它们的“自然环境”中（多大的愚弄啊！）。这些“环境”照例是由几把泥土构成玻璃框内的地面——黄沙、岩石、粘土、白垩或沙砾；不论什么原料，它一成不变地像一切“处在不相称的位置上的物质”一样，具有阴森难看的面貌。由锡和锌制成的草、苔和细小的灌木，先浸泡在绿油漆里，然后栽在地上。涉及这种标本制作时该书是这样写的：“死亡的眼睛紧闭着，除开对博物学家，这只鸟成为一堆了无生气的羽毛，透明的玻璃球可以放进空空的眼眶，给标本一种大胆地模仿活鸟的姿态，但是玻璃球射出的是无神的目光。在身体内的激情和生命已经熄灭，剥制师的最优秀的作品，他曾经给他仿真的艺术以生命在有些人的心中只不过产生不快与厌

恶的感觉。”^① 最后一句话写得不明确。那应该是我的心中，再者，在像我一样非常熟悉鸟类标本的人心中也有同感。

这，便是我对放在“自然环境”中的鸟类标本的感觉，我十分自然地避开展览它们的地方。比如说在布莱顿，我有待在该地和访问它的许多次机会，但却无意去参观蒲斯展览馆，这被认为是一个收藏英国鸟类学家兼富翁一生的收藏品，他不遗余力使他的收藏达到精益求精。大约一年半前我在近台克路的一个朋友家里度过一晚，次日早晨利用两个小时的余暇我踮达着到这个博物馆参观。这使我极为失望。

因为尽管没有期待什么实际的快乐，我体验到的痛楚却超过我的预计。偏巧在不久前我一直在观察一只达特福特莺^②，正好是这种畏人的小鸟显得最可爱的时候，因为这段时期它不仅羽毛最鲜明而且它的周围环境也最无可挑剔——

荆豆如一团火焰发出乳香。

它的外表，我那时以及在荆豆花季许多场合看到的在本书的一章内作了充分描写；但在这特殊的一次，我在观察此鸟时它正处在一个新的而且是意料之外的状态下，我又惊又喜地在内心高呼“我见到了最佳状态下的荆豆鹌鹑。”

那大概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习惯见到光线照在有光辉的金属似的鸟类羽毛上的效果之一，在别的种类身上较为罕见，比方斑鸠在飞翔时有时距离观察者有两三百码远，阳

① 见赫德逊《在巴塔冈尼亚的悠闲日子》第十二章。

② 荆豆鹌鹑在达特福特的别名。

光在它上部的羽毛上，显出一种皓白色的光彩。

我一直在观察此鸟有两个小时，静静地坐在荆豆灌丛中一块石南地上，它们受好奇与关切之心驱使间断地飞来，因为它们的巢在附近，而忐忑不安，每次从不停留在我视野之内超过几秒钟。其中最漂亮最胆大的是一只雄鸟，就是这只鸟儿最后飞向离我坐的地方十二码内的一株灌木，栖止在一根枝条上，约莫跟我的眼睛在同一水平，以富有特色的风度展现它的身姿，翘起尾巴，竖着羽冠，红色的眼睛闪亮，喉咙吐出它细小的责骂声似的鸣声。但它的颜色不再像荆豆鹪鹩的那样：从远处看背部的羽毛为蓝灰褐色，在近处是深蓝灰褐色；这时它是暗黑色，洒满或沾满略为带灰的白色，也就是氧化银状的白色；这一难得的美丽的外貌持续约二十秒钟；但是它刚一飞向另一根枝桠，这种状态立即消失，它又回复到背部为蓝灰褐色，胸部栗红色的小鸟。

我不可能再见到在这种情况下下的荆豆鹪鹩，带着阳光在乌黑、纤细、半透明的羽毛上造成奇异的光彩；然而它在我心中的形象，以及上千其他同样美丽的鸟类的形象，对我始终是一笔永久的宝藏。

我走进著名的蒲斯展览馆参观的同时，心中想到刚才描述过的那只鸟；我环顾一下那又长又大的展室，放满鸟类标本的架子，像一家商店的拥挤的货架，寻找达特福特莺所在的地方，我径直走到陈放此鸟的玻璃盒那里，看到它们组成一群扎牢在一丛荆豆上，这些标本被填装工扭曲成各种姿势——老

旧，满身尘土，死掉的小鸟，看起来令人痛心——对大自然的一种毁谤，对人类智慧的一种侮辱。

离开这个玻璃盒走向别处是一种缓解，那些盒子的恶劣程度并不一样，但是所有的鸟类标本，如同荆豆鹌鹑是在它们天然的环境中——细砾石、一小块草地、油漆的树叶，等等。最后再过去是一片广阔的世界，绿色的大地，蔚蓝的天空，所有这一切都画在小小的一方木板或帆布上，这构成这个玻璃盒的背景。

倾听着其他观众的谈论，他们正在绕着展室参观，我听到许多真诚的赞赏之词：他们真心喜欢，觉得那里一切都了不起。事实上那是大部分人在这类地方表达的共同感情。假设这是真诚的，明显的道理是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大自然中的东西，而总是心目中带着对熟悉的事物——室内的画面和景物，或书本上描写过的风景——的先入之见去看。假如他们曾经真正看见过野生鸟类——也就是说，动情地——这些情景中的形象本来会永志不忘；有了这样一个比较的标准，这些死的生物的令人生厌的残骸放在他们面前作为复原物和活的生物的生命假象只会产生深深的令人沮丧的效果。

我们听人谈到这类展览的教育作用，可以退一步说它们也许对动物学的年轻学生是有用的，通过把这些标本到广大的地区展出，安排成许多分散的组合以便让参观者首先获得一个存在于某一科目的物种之间的关系的大致概念。进而是这一科目

与相近的科目，又进而与较远的科目之间的关系的大致概念。这样一个计划对年轻学生的好处是帮助他们摆脱那种错误的观念，即教科书上的分类研究总是产生大自然把它的物种排列成一条线或一行，或所有的生物种类为一根链条的模式。但从来没有试行过这样的计划，大概因为仅对五百个观众里面的一个人有好处，而经费却太高。

既然如此，这些收藏对谁也帮不了什么，反倒产生混淆的作用，在许多方面对人有害，特别是对青年人。一大批标本放在你的视线之前，统统都是对大自然的歪曲和它的退化，留下的印象是拼凑胡来，是形式的不协调，是色彩的混乱。一种安慰是标本师明智的大自然，它自己挺身而出反对这一让头脑负担过重的粗俗方法。它对它野外的儿女撒野时和善慈祥，也有能力解除沉重的心灵的这一负担。在展览馆内的这些生物是不能带着感情去看的，如同我们看大自然中活生生的万物那样。我们既然是这样，它们就没有也不能让我们留下持久的印象。

博物馆内的不协调经验之后，在唐斯丘陵地带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才使我再度适应户外的天地；但在离开岱克斯的住所之前，我想起一件往事，为它引起的微笑使我感到几分欣慰。这是一件很久以前的故事，是我在多年前还是个青年的时候听到的。

那时我在拉普拉塔河的一个叫作爱森纳达德巴拉冈的一个小河港帮一个朋友干活，他在布宜诺斯爱利斯买了一群羊，要

把它们用船运到班塔沃里昂塔去^①，那是这条海一样的大河东岸的一个小共和国。绵羊大约六千头，都圈在小河旁，行驶的小船可在岸边停靠，有一帮八个人负责把羊一只只背着，走过一块窄窄的跳板送上船，我呢，站在一旁点数。这些人都是高卓人^②，其中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是个矮矮的，相貌奇特的葡萄牙人，只有一只眼睛。这个家伙是这伙人的灵魂，他用玩笑和滑稽动作保持大伙的快活情绪。那天天气格外炎热，每隔一小时左右全体人歇一歇气，蹲在泥泞的河岸上休息抽烟。他讲的故事中有一个是关于很久以前的时代的，使我非常开心，直到今天还记得。那是那个遥远时代的一个男人的故事，他生得不是时候，厌倦了他过的单调的生活。甚至讨厌跟他妻子相处，这个女人也不比他们生活的村子其他居民更有头脑。最后他决心离家出走去看看世界。跟妻子和亲友告别后他踏上旅程。他走得很远，有许多奇异有趣的险遇，原谅我不能加以叙述，因为本书不是一本讲故事的书。总之他平安无恙归来。比他出发时富有得多；打开他的行囊他把他的财物摊放在老婆面前，大量的金币，以及好多宝石，价值连城的首饰。一看见这些闪闪发光的宝贝她发出一声尖叫，表示极度高兴，一下从房间里冲出来。因为不见她回来他出去找她，经过一番寻觅，才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意为“东方帮”，系十九世纪中叶乌拉圭混战的军阀在拉普拉塔河东岸建立的割据政权。

② 阿根廷大草原的牧民，多为西班牙人与印地安人的混血种，有自己的服装与风俗。

发现她跑到酒窖里，打开一个大酒桶，纯粹因为快乐而泡在里面淹死了。

这样就结束了他冒险的漫游，那位玩世不恭的独眼人作了结论，他们都站起来继续干背羊上船的活。

我在参观蒲斯展览馆时想起那个人在旅行途中的冒险故事之一使我微笑。他漫游到一个居民稀少的地区，走到一座教堂前，经过时，他的注意力被一个奇观所吸引。教堂是一座圆顶建筑，高大空白的墙上没有窗子，他看到唯一的门，大小跟农舍的门差不多。他见到一个矮小的老头拿着一只空袋子从门里走出来。老头年纪很大了，由于体弱而弓腰曲背，长长的头发胡子银白如雪。他蹒跚走到教堂墓地中央站住不动，抓住袋子的口，伸出胳膊打开，约有五分钟，接着用一个突然的动作把袋口封上，可是依旧紧攥着，匆匆回到教堂，尽可能用他僵硬的老骨头能达到的快速，然后在门内消失。不久他又重新出现，重复这种举动，然后再一回重复，直到旅行人走过来问他是干什么。“我是让教堂点上火。”老头说；接着他继续解释这是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教堂，充满贵重的装饰，但内部非常黑暗——这么黑以致来做祷告的人总是混乱不堪，他们彼此看不见，既看不见教士，教士也看不见他们，情况一直如此，老头继续说，这是个好大的谜，他受村上的神父雇用做这个工作好长时间了，当他还是个青年的时候，他把阳光带进来给内部照明；现在老了虽然依旧做这个工作，每年都要带进成千上万袋阳光，可是教堂内仍旧漆黑，谁也说不清为什么是这样。